



郑曼青

曼髯三论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098

曼髯三论

郑曼青 著

方韶毅 编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曼髯三论 / 郑曼青著 ; 方韶毅编. — 北京 : 海豚出版社, 2014.6

(海豚书馆)

ISBN 978-7-5110-2021-5

I. ①曼… II. ①郑… ②方… III. ①文艺评论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I2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94671号

书 名: 曼髯三论
作 者: 郑曼青
编 者: 方韶毅

责任编辑: 郝付云 张 镛
整体设计: 郑在勇
封面设计: 周夏萍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
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开 本: 32开 (787毫米×1092毫米)
印 张: 6.75
字 数: 86千
印 数: 1-6000
版 次: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2021-5
定 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海豚书馆”缘起

沈昌文

俞晓群、陆灏和我，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“三结义”。那时，我刚要“退居二线”，但是贼心不死，还想做事。更主要的，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，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。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，但是，我知道，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，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。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！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：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。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，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“三结义”了。

完全没有想到，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。我们的“三结义”居然越搞越热火。没有多少年，做出来的东西，无论质与量，都让我惊喜不已。举例来说，先是《万象》杂志；接着是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，几百本；后面来一个《书趣文丛》，六十来本……这些成绩，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。自然，这些书的问世，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，恕我不一一列举了。

那时“三结义”的“桃园”在沈阳的“辽教”。以后时过境迁，我们的刘备——俞晓群——迁出沈阳，于是，现在再次“三结义”，改在北京的“海豚”了。

出版社而名“海豚”，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。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——“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，可是海太深了。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，可是天太高了……”“‘天使，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……’海豚痛苦地低鸣。”

现在，解决海豚痛苦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

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——陆灏。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，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，以宏文，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——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。

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，乐见俞晓群、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，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。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“三结义”中的一员，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。我今年七十九岁，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，话话前尘。以后，可能连这也不行了。但是无碍，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，还是相信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俞、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。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，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！

二〇一〇年五月

出版说明

方韶毅

“历代学人，擅一长以为世法，已足并轡前贤。昔广文博士三绝，千古叹为稀有。今之曼青先生，拥诗、书、画、拳、医五绝以名世，复治群经弘往圣之学，奋笔著述，不知老之将至，较诸广文实有过之。论者许为民国以来第一奇士，当非溢美之词也。”这段话乃郑曼青去世时治丧委员会所述《郑曼青先生事略》（姚梦谷撰）开篇语，是为盖棺之论，拿来提纲挈领，私以为很恰当。

郑曼青名岳，小名阿品，兄弟姐妹间排行居六，壮年后以字行。浙江永嘉（今温州市）人。一九〇二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生，后莲花生日一

日，故自号莲父，别署玉井山人、浮丘居士。中年蓄须，复字曼髯，晚号夕长楼主、学不厌老儿。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病逝于台北，享年七十四岁。

郑曼青自幼体弱，四岁病足若废，有市隐教他习易筋经运动，一年后痊愈。十岁时，危墙坠砖砸中头部，不省人事，幸得民间高手救治才复苏，但记忆顿失，所读诗书，几乎都记不住了。故家人把他送到画师汪如渊那里，当个书童，观画养病。过了三年，身体才恢复正常。耳濡目染，郑曼青无意中走上绘画之路，常常一回家即把老师所画背写在包裹中药的纸上，擅长书画的姨母张红薇也给予很多指点。一天，汪如渊命他画一藤花，所作寓有古意，令汪如渊颇感意外，便给郑曼青订《紫藤花馆润例》，以鬻画养家。十五岁，鲁膺北介绍他到杭州，认识了沈曾植、马一浮等。十八岁赴京，因在报章与罗复堪、罗瘿公以诗唱和，遂交往甚密。并得郁文大学之聘，教授诗学，由是结交郑孝胥、陈师曾、姚华、王梦

白等人，深受熏陶。二十四岁，蔡元培推荐他到暨南大学任教。又因吴昌硕、朱彊村器重，任上海美专国画系主任。二十九岁，与黄宾虹等创办中国文艺学院，任副院长。三十岁，毅然抛弃一切教职，投入钱名山门下，三年足不出寄园，潜心修学，诗书画之道日趋成熟。

一九二六年，吴昌硕、朱彊村、郑孝胥、蔡元培为郑曼青定书画润格，赞其“以书家之笔力用于画，故秀而特劲；以画家之风致用于书，故正而不拘。其气韵超逸，寄托遥深，因作品而表现高洁之个性，则书画一致也”。一九二九年，经亨颐等发起“寒之友社”，于右任、黄宾虹、郑午昌、张善孖、张大千等均是社友，而郑曼青是其中年龄最小的。当时上海有个著名的雅集“秋英会”，据说有人对比郑曼青与张大千的作品，曰：“郑曼青不得了，张大千一塌糊涂。”张大千亦说：“荷芷梅兰，吾仰郑曼青、王个簃。”郑曼青迁居台湾后，宋美龄曾随其学画。宋美龄为《郑曼青先生书画特展目录》作序时说：“画中或繁或简，

疏密二体无一不以平衡和清朗的方式清晰展现了他的创作意图，不滞于手，不凝于心。他的笔触挺刃，却不失于细节，别人需数笔勾勒者，他往往一笔到位。每一朵花卉中传达出的生动气韵都恍如画家生命的延续，运笔与其人浑然一体。他以笔墨纸砚作为传达精神的媒介，在自然朴拙中抵达卓越的艺术高度。”

而郑曼青的诗，陈含光曾评：“为诗如其为人，原本乎性情，具平淡天真之美，然平之中有嶙峋，淡之中有奥折，故时时出人意表而味之无穷。愀乎，其悲慨乎，其奋悠悠乎，其绝俗而离尘也，抑可谓异人之诗也。”

郑曼青在医术上有所成则是应了“久病成医”的老话。他从小体弱多病，其母懂医，亲抓药方为之调理，郑曼青跟随身边，久而久之，略知医理。从教后，吃了粉笔灰，患上肺病。后来，又经历了一次大病，为庸医误诊，便决定专心学医，潜心学习《内经》《脉要》《脉解》等经典。当时，郑曼青正执掌中国文艺学院，每有学生患病，便

尽心为诊。不到一年时间，“郑一帖”的美名就在学生间传开了。后又得识安徽名医宋幼庵，宋将生平所学倾囊相授。郑曼青曾言他的内科伤科之术十之七得自宋幼庵，而外科则多系释道行所教。抗战时期，郑曼青曾在湖南、重庆行医，与覃勤等创立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，弘扬中医文化。

郑曼青得太极宗师杨澄甫真传，亦因其医术高明。杨夫人顽疾不愈，群医束手无策，郑曼青悉心诊治，终于治愈。杨澄甫感激不已，遂以他人未闻之口诀相告。郑曼青对杨澄甫所传太极拳进行了改良，删繁就简为三十七式，人称“郑子太极拳”。三十二岁，任中央军校太极拳教官。三十七岁，任湖南省政府谘议，兼省国术馆馆长。三十八岁，转任中央训练团。时赴驻华英使馆表演拳术，有英军访问团武官与郑曼青切磋，惊叹：“君之臂是铁否？”到台湾后，创办时中拳社。旅居美国时，又办太极拳研究社。如今郑曼青太极之名远播海内外。

郑曼青一生可谓传奇，但在他自己看来，“忽

为文艺，忽为教育，忽为武术，忽为医学者，皆非有意求之，悉因病而得却病之法耳，何足述焉。然而岳之如此，始则近乎为我，终则近乎兼爱，为我兼爱，皆孟轲所不取，吾其果近乎杨墨者欤？虽然，杨朱、墨翟必欲以其道行者，是有为之为，以视圣人推己及人之心，自然而然者，毫厘千里，吾所志在圣人，亦若是而已矣，岂欲求多艺以自眩哉”。

郑曼青并非只精于诗、书、画、拳、医之实践，而是对各能事有所总结和阐述，这是他更异于常人的地方。诗书画创作结集有《玉井草堂诗》《玉井草堂诗续集》《郑曼青书画集》《郑曼髯书画集》《曼髯写意》，论著有《曼髯三论》《唐诗针度》《诗集注》，太极拳方面著有《郑子太极拳十三篇》《郑子太极拳自修新法》，论医有《女科心法》《谈癌八要》《中华医药学史》，国学研究有《学庸新解》《人文浅说》《论语释旨》《孔子与老子之异同》《易全》，等等。其中一九七四年台

湾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曼髯三论》所论诗、书、画，倾其六十年之心得，不乏前人未发之论，读来耳目一新，深感其诚。本书即以此为底本，并附以相关集外文章为一新编。

郑曼青久居海外（后人设有专门网站www.chengmanching.com），淡出大陆六十餘载，离世亦近四十年，今海内外多闻郑子太极拳高明，疏于研究其诗、书、画及国学，殊为可叹。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，能重新认识这位奇士异人。

最后，感谢郑曼青女公子可达、可欣女士，郑子太极传人谢昭隆先生等给予的支持和帮助。

二〇一三年八月一日，农历六月廿五日

恰郑曼青诞辰一百一十一年

曼髯三论

自序

髯之诗、书、画三论，以六十年之心得，仅此数语而已。

不敢落于肤廓，惟诗求辞达而言切，写性以见志。反此，则失其自然，有作意者便失其真，非所取也。羨古之大家，语无疵病，故谓“白圭之玷，犹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”。又谓“驷不及舌”，以言嫌不切。次之者，君子识其大，大醇而小疵，犹不失为名家。若谓所言多疵病，虽有名篇名句以传不朽者，亦殊可耻，不足与古之贤者并提而论也。我之得事钱师名山，以其明善恶、判是非，乃我所不能及，非以其年长且博学而能强记也。倘李杜、韩欧与吾并世，往往责

其疵，彼宁无愧色，纵不肯从我游，其不视若畏友，吾不信也。平世之人，恒薄今而厚古，腐儒也。仲尼则不然，虽其弟子南官适，犹称“尚德君子”。又谓“雍也，可使南面”，以人以德而言，并无古今之别。

又吾论书，不过谓“横直犹梁栋，藏头护尾取中锋”耳。此外如左右相顾、上下相随，犹兄视弟，弟之随兄。总其篇章，只要不逾规矩，得行气之自然而已。反此而能得传千载，行好运耳，非吾所心折。予但知崇道，不涉于人，又何古今之殊哉？

吾论画本乎书，笔无神、墨失韵者无论矣，重形及失形者亦无论矣。必曰“贵神而贱形”，则近之。形之与神，犹小人之与君子，无小人何以养君子，是以谓“形具而后神着”也。至于笔墨，正如气血之调畅。笔中少墨则枯，墨中无笔则滞，且气能率血而行，可见笔领墨行，墨恶可以溢乎笔？倘笔不能控制乎墨而能随意者，贱工也。倘

笔犹豕立，墨若豚奔，而不知有神形之别者，乃失心之人，恶足谈艺术哉？！总之，神行形活，意到笔随，则庶乎近之矣。

吾友梦谷卒读吾文，曰：“诗、书、画，可一贯乎？”曰：“可，古人悉已贯之。”书画本同源，王维之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、广文“三绝”，出乎一手，萃乎一纸，贯之以情趣。吾之《三论》，亦已贯之矣。曰：“写性以见志，不失其自然者也。”梦谷，其复有以益之者乎？

辛亥春，曼髯自序。